

简牍纪事

“走进经典”：基于阅读的师生生长行动

□台州市教师发展中心 徐美珍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如何让教师充满活力地持续生长，让每一位教师感受到生长的幸福。3年来，我们找到一条通过“走进经典”来触发、唤醒教师内驱力，实现教师创造性发展的生长之路。

2017年年初，台州市教师发展中心成立，成立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去市直16所中小学和9个县区教师进修学校调研访谈。

很多教师出现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哪怕是新教师也在积累一定教育经验后，陷入事务性忙碌和重复教学，无法超越自我。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渴望有名师专家引领，大家普遍认同阅读的价值，但阅读的大多是和学科有关的辅导用书和名师案例，真正养成良好阅读习惯的教师很少。

教师生长停滞造成职业倦怠，而停滞的困境源自教师缺少对教育、对学生的科学研究。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唤醒教师，实现教育者的自我教育。

我们把“热情和科学”确定为教师发展主题词，从“读什么”和“怎么读”两个方面扎实推进。

首先从阅读理论经典开始，提升教师的教育理论素养。但理论经典在很多教师看来枯燥抽象，该如何培养阅读兴趣？我们以“走进经典”作为具体路径，组织教师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实现读书、实践和研究三位一体。

2017年5月，由台州市教师发展中心牵头负责，启动“走进经典”区域行动，市直16所中小学全部参与，目前已成为最受学校教师认可和欢迎的项目。

“走进经典”具体有以下五方面策略。

一、系统设计，塑造校本研修灵魂

校本研修是有灵魂的，那就是学校和教师在不断学习研修中形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所以“走进经典”一开始实施的就不是单一的读书项目，而是作为校本研修的灵魂项目进行系统设计。我们要求学校将其融入校本研修各个常规项目，做到“读书和主题培训相结合、读书和解决问题相结合、读书和自我反思相结合”，不断触发教师阅读自觉。

以台州市第一中学为例，该校将“走进经典”与师德培训、师徒结对、校本教研、行政例会等活动进行有机融合。比如每年师德培训都是从读书活动开始的，既是对教师读书成果的检验与分享，也是对教师教育思想的引导和深化。

二、精选共读，形成共同精神密码

教师对同一本书的发现与理解不尽相同，运用共读方式来系统推进“走进经典”，分享各自的阅读感受，有利于教师互相激励，坚持阅读，形成共同的语言密码和精神密码。

市教师发展中心每年推荐一两本教育理论经典，3年来精选了《做有智慧的教育者》《给教师的建议》《帕什雷夫中学》《岁月如歌》《第五项修炼》等为共读书目，并请到《做有智慧的教育者》作者、教育学者林格亲自领读开启活动。

阅读经典，书不在于多，在于读透、读活、运用，有些经典可以读一辈子，常读常新。例如部分高中教师不想读《给

教师的建议》，认为这是给小学教师或者新教师读的。

后来在我们的坚持下，教师把苏霍姆林斯基的“建议”一条一条地读下去，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去和作者“对话”。大家惊喜地发现，几乎每一条在今天仍有着很强的指导价值和启发意义。

三、校长引领，追寻科学教育思想

促进教师发展，是校长的第一责任；推进“走进经典”，校长应是行动的首席。为激发校长的阅读积极性，在一年一期的校长高端培训中安排“走进经典”课程，做到“不读书不培训，不读书不发言”，活动由校长轮值主持，每一次活动前有调研、有作业、定主题，要求校长突破经验式管理思维模式，学习经典中的教育思想和管理理念，去发现、研究学校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我们组织了以“校长是思想领导还是行政领导”为主题的读书辩论赛，在明辨中确立尊重规律、相信科学的教育思想。

校长共读成功地引领学校全体教师阅读经典，以台州市洪家中学为例，近几年该校以“做有温度的教育”为宗旨，扎实推进“走进经典”，每个学期组织不同类型的共同体读书沙龙。校长在其中不是简单的总结者，而是引领者、参与者、对话者，阅读氛围非常浓厚。

四、研读反思，提升行动改进能力

“共读沙龙”以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针对教育教学中的真问题、小问题确定主题，结合共读书目相关章节进行专业阅读，做到读书和解决问题相结合、读书和反思相结合。

“课堂研究”着力打造经典阅读与

课堂教学改革实践、小课题研究等有机结合的全新模式。以台州市月湖小学为例，该校组织全体教师开展“跟着于漪学当老师”校本研修主题活动，围绕“如何跟着于漪老师学备课？你认为怎样的课才能称为好课？遇到调皮不学习的学生怎么办？你如何用好于漪老师的‘两把尺子’？”等问题阅读、实践、反思。

五、评价分享，激发学校内生活力

在2018年浙江教育报社组织的第十三届浙江省教师读书征文评比中，台州市教师发展中心和5所学校荣获优秀组织奖，众多教师获得读书征文一等奖。那些优秀的教师被我们聘为“新教师”等共同体的领读者。

为激励学校持续有效地开展“走进经典”，每年我们都会举行读书心得分享评比活动，表彰总结会生动而活泼，隆重推介下一年度共读书目，精选教师优秀读书心得等成果汇编成书，供全体教师学习借鉴。

目前，“走进经典”已经成为台州市推进教师队伍建设的“发力点”，据对洪家中学的抽样调查，自2017年以来，该校将近85%的教师一年读书都在5本以上，将近44%的教师在繁重工作之余读书超过10本，绝大部分教师都参加过5次以上大型共读分享会或主题沙龙。2020年年初，《中国教育报》记者在台州采访时，很多教师不约而同地谈起经典阅读带给他们的力量和喜悦。

接下去的第二轮行动，我们将在全市推广“走进经典”，建立“走进经典”教育家书院，让阅读成为教师幸福生长的需要。

新刻善本

□何洁

青春、成长，是文学艺术的重要母题，也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哲学论题。青春，对个人而言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十几年光阴，然而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永恒的存在——永远有人正当青春，永远有人憧憬青春，永远有人缅怀青春。

吴志翔先生的美文集《我依然看到那个少年》，以一个经过生活历练和洗礼的成熟学者的目光回望青春，其中夹杂着对成长的反思、对生命的顿悟、对人生的警醒、对理想的坚守……读这些恬淡优雅的文字，总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诗句：“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以笔为长篙，寻青春之梦，借文字之星辉，放歌青春与理想。这船星辉记录下青春与成长的疼痛、青春对理想的坚守，以及作者站在此岸凝视彼岸的从容。

人的一生都在成长，唯有青春的成长最刻骨铭心，青春期的痛感最为敏锐。敏感的少年多有一颗脆弱的心，他们急迫地想融入成人世界，却又往往不能与自己达成和解。他们在成人世界里不受重视，父母师长有意无意的一句话、一个举动，可能就会成为他们人生鞋履里人看不见的一颗沙砾，默默地磨着脚底，磨成茧，铭记一生。

在同龄人中，敏感者也被排挤，游走在边缘，在自卑和自负中挣扎，在怀疑和否定中迷失。面对心之所望，讷讷不敢言；面对误解和冷落，借沉默以逃避，让青春期的成长蒙上了一层忧郁的雾霭，也能促使蹉跎成长的少年将疼痛化为勇气，在二三十年后，重新定义自我时回望过往，冰释一切。

如果说成长是青春的主题，那么理想便是青春的灵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间不值得”“丧文化”成了青年人嘴边的流行词。或许是出于对宏大命题的消解，或许是沉于对自我世界的营造，理想、情怀变成尴尬的字眼，不敢论及未来，不敢向自己承诺，不敢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即使曾在某一刻闪现理想光芒，也在贫乏岁月中被消磨得黯然失色。有多少理想和情怀始于人情而终于世故？就像吴志翔先生在文中所言，有一些人“他们早在现实的河床上磨平棱角，耗尽锐气，于是喜欢用一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姿态，用阅尽世事、看破迷梦的心境，嘴角带着几分讥讽肆意嘲笑那些初入世才会有的晶莹爱恋和青春热忱”。

他们想必也曾经激情飞扬，想必也曾经满腔豪情地规划着自己未来的蓝图，然而时光流转中，理想在现实的河床上搁浅遗失。诚然，在经历生活的平凡之路后，终归只能发现平淡才是人生的本质，然而平淡不是漠然不是冷血，是将理想和情怀融入人生血液里的真实，是拥有相信头顶灿烂星空的愿景，以及即使害怕依然能不畏惧的前行勇气。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说过，过去是个让人困惑的事，明明已经过去，但我们总感觉置身其中。相信吴志翔先生在写作时定然也会有此同感。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回望青春犹如站在此岸对彼岸的一次深情凝视。在时光滤镜下，曾经一路上刮伤腿脚的荆棘变成了柔顺地匍匐在脚下的草丛，曾经的苦涩在时间的蒸腾中散发出一缕略带香甜的馨香。彼岸，曾经的伤害、惶恐、脆弱、自卑，在越过时间之河到达此岸后，成为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礼物，也成为生命中最美的一船星辉。

（作者为南方出版社编辑）

书名：《我依然看到那个少年》

作者：吴志翔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从生命的罅隙里摘取一船星辉



读书用书

把站在书籍后面的人请出来

□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刘波

前不久，宁波市镇海区精英小学举行线上读书分享会，共读之书是《学生眼中的好教育》，这是2020年“啃读挑战”活动我推荐的第一本共读书。

我跟《学生眼中的好教育》一书的作者张贵勇联系，请他给教师们写几句话，并提供几张照片。对于作者来说，这是小事一桩，但对于精英小学的教师们来说，远在北京的作者的祝福带给他们莫大的鼓励。

本来我还想邀请张贵勇来宁波开讲座，然而受疫情影响被迫取消。我建了个微信学习群，邀请张贵勇为大家“云伴读”，同时被邀请入群的还有宁波大学梁明月、宁波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李丽以及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杜卫斌等人。

2019年“啃读挑战”活动中有一本共读书是《教育，向美而生》，读书分享会安排了4位教师作主题分享，还邀请了作者、浙江省德育特级教师郑英到现场和大家面对面交流。

《民主主义与教育》是一本非常有名的教育理论著作，但很多教师觉得非常难啃。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陶志琼是《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一书的译者，我建了“跟教育学教授品读教育经典”微信群，并邀请陶志琼参加读书分享会，为分享读书心得的3位教师作现场点评，并系统介绍作者杜威的教育思想。

2017年，我们开展了《简明生本学习策略》一书的小型共读活动，邀请该书责任编辑、宁波出版社的陈静一起参加分享会，请她从编辑角度介绍这本书的使命和价值所在。

作者、译者、编者，这些外力的注入，能增加教师阅读的附加值，让教师读起来更有获得感。

但如果事不凑巧，没能请到相关书籍的作者、译者、编者，也没关系，对这本书理解较为深刻的学者也一样能为我所用。

2017年我曾组织教师共读《教师花传书》，后来我翻阅《人民教育》杂志时，发现我的系友、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沈佳乐对佐藤学很有研究。于是，我邀请她参加《教师花传书》读书分享会，她的发言带给我们很多启发。

2019年，我们结合《教学勇气》一书，面向全区青年教师开展“品读教育经典，增强职业认同”征文比赛及专题论坛。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汪明帅对美国年度教师颇有研究，在举行专题论坛时，我就邀请了汪明帅来解读此书，让大家对这本书有更深刻的认识。

《教师博览》杂志社曾编写过“三关”丛书，“三关”指的是教师成长中的“关键事件”“关键读物”“关键人物”。“三关”的概念也可移用到教师阅读推广中。借助作者、译者、编者、学者的力量，促进教师阅读，就是创造机会让教师在成长之路遇到更多的关键因素。



四月二十三日是世界读书日，遂昌县实验小学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书香节活动。图为学生在课间在穿越知识走廊读书，这个走廊实行开放式借书，穿梭于四幢教学楼间。书籍由学校阅览室负责，每月更换一次，书目由班主任或语文老师选定。经学校统计，每学期人均借书率为十次。据悉，该校除定期举办读书会、周三阅读日等，还组织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名著专题阅读活动。（本报通讯员 罗洁雅 摄）

纸香墨飞

离开学校后读书更为重要

□姚宏昌

中华民族不乏崇尚读书的榜样，曾有比喻：坚持读书学习，是在给自己挖“蓄水池”。读书少者，犹如“麦壳”或“牛脚印”里的水，容易干，干得快；读书多者，犹如“池塘”或“溪流”；而要做到“宰相肚里能撑船”，那更需积水成渊、汇涓成海。

我所经历的基础教育是不完整的，没有像模像样地读过小学，初中上了一年半，被推荐到蚌埠中学去读高中，两年春季班，谓之“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把读书当作幸福，是我矢志不渝的目标。小学三年级时，我被表彰为全县小学生读书标兵；高中时，曾以全优成绩完成学业，成为学校标兵；在衢州师范读书时，也被表彰为“雷锋式的好学员”，这些不断赢得的进步，都得益于读书。

尽管学校是读书的象征，但它并不代表读书的全部。其实，离开学校后读书更为重要，边工作边读书，边生活边读书，那是一种幸福。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农村中学任校长，办好图书室，带头读书，带领教师、学生读书，收效丰盈。后来有机会到衢州第一中学任校长，我将成功经验移植，鼓励教师多读书，将读书当作教师成长的必由之路。

1997年，我离开衢州一中时，图书管理员跟我

说：“据我统计，你在学校10年，每年借书、读书都是排在前列。”

衢州籍著名学者叶朗说过，人生追求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俗物层面——生活中的琐事，是人性所必须的；二是事业层面——对社会的贡献，是人生所必须的；三是审美层面——具有超功利性，是灵魂所必须的。三个层面互相影响，“俗物”是基础，“事业”是核心，而“审美”是灵魂的升华。

那些刚走上岗位的年轻教师容易屈服于生活压力和物质利益引诱，过多地把眼光和精力投向外部色彩纷呈的世界，长此以往，精神世界日益空虚或萎缩，只看到一个忙碌不休的躯体。而读书可以改变教师的现状，常常读书的教师，把自己变成一个巨大的“磁场”，走到哪里，中心就随之迁移。真有“胸藏万江凭吞吐，笔有千钧任翕张”的大气气象，在课堂上以知识的充实和心灵的共鸣震撼学生。

作为教师、校长，该读一些什么书呢？我的想法是，刚刚入职，要读专业书，增加专业知识的深广度；接着再读教育理论书，寻找和把握教育工作的规律；然后读点闲书，由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决定。

旅行，是心的阅读；阅读，是心的旅行。人生在世，即使没有“活到老、学到老”的境界，也一定要有坚持读书的习惯，坚守好自己生命中的“绿色”。

（作者为衢州学院原副院长）